

T3134/332.81

8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20 1941

普濟通流五閘曰石壩曰土壩昔之

澤州通流五閘圖

圯者振陋者飭費有經莫或靡也成雖速莫或擾也
役雖衆莫或懟也水政聿修歲漕不滯國儲大計甚
利賴焉是役也募役夫匠五萬四千有奇工價料銀
二千四百有奇經始于隆慶二年戊辰三月至四月
告成云

通惠祠碑記畧

嘉靖四十五年

北直提學
慈谿人

顏鯨

國家建都燕幽歲漕自東南經江淮河濟之險與洪
濤爭命于數千里間比抵灣率十鍾而致一已復儼

車牛資丁壯陸輓以達京師費腳價鉅萬貂璫勛戚
與諸强有力之家競爲齒牙攬結以牟利不可究詰
邦民大厲先是元郭守敬謂京西北白浮神山諸泉
流入宮城勢東瀉可淪以舟省搬運之苦成化弘治
間言者交章每爲異論所乘事輒中罷嘉靖丁亥毘
陵吳公仲以御史按京儲周視水道盡得其狀乃排
羣議抗疏以聞力贊天子獨斷上詔公卿決策行之
遂命仲專董其役籌工程能衆庶不作於是斥山通
澤決去陀泐漫漶而泉流始清塞諸水口之罅漏旁

溢者而小川始入相遠邇仍高卑則壤置閘而游波
如漚又隨其盈縮之宜立疏導之法剗舟具徒鱗次
轉運皆有程度以垂永久下逮署舍橋梁栽柳種麻
織悉畢慮工始于嘉靖戊子二月告成于是年五月
費銀纔七千皆取諸官帑之扣餘而民不知夫役徵
諸車脚而人不擾水利大通千艘啣尾自河灣直達
都門若峻坂走丸率一日而立致四五萬石歲省腳
價十二萬兩迄今御堤雲繞水流其中飛帆鼓柁雖
江淮之津不讓利焉予惟士之擔荷世道者不難于

與天下之利惟利興而不計其害之爲難不在于成
天下之功惟功成而不居其有之爲大方公之發議
也犯諸權貴所畏惡而不以爲疑及事興羣不逞之
徒比黨危之且爲飛語相煽而不以爲懼持衡中堅
事集論定成百代之偉績而不以爲德勞苦功高身
竟外補再官太僕早已掛冠而不以爲悔然則慕公
之高與錄公之功者於此可見其概矣公去後數十
年民益思之相與立祠歲祀焉因爲作詩使歌以祀
公詩曰 御河之水其流湯湯舟之楫之乃萬斯倉

豈第君子爲謀允臧 御河之坊其浸溶溶沛我膏
澤河洛攸崇豈第君子并力是營 御河之柳鬱鬱

其陰願言永憇寔獲我心勿翦勿伐君子之林 御
河之澣爰搆我堂倦此舊德邦家之光萬國至止懷
允不忘 御河之祠歲歲丞嘗勤我父子采蘭縮漿
公其永正其氣洋洋時嘉靖四十五年歲在丙申

運河蓄洩陂記畧

戶部郎中
四川人

馬禎裔

京庠二百餘萬鍾與狂濤怒颶爭命于南北數千里
間一旦得維舟石壩之濱登囊派剝立致天庾無恙

通志 卷之十二 聖
矣孰意又有愆之期者蓋閘河白浮水諸泉穿城關
陡自天來爲力已自不薄秋霖一漲四閘洞開通城
之水關吞噬不及則潰堤而出猛于虎突山崩頃刻
林丘滅歿而河心見底糜金錢浥玉粒無歲不然夫
與其決而復塞千人畚築而一波吹去也與其財力
旣竭逢秋便決而水患頻仍也無寧謀所以蓄之洩
之者而無惜土木之小費爲一勞永逸計乎禎以崇
禎甲戌仲春弭節督漕至八月卽罹水患日夜版築
閘嘗沿堤上下度量地勢而得一壑焉曰土坯口卽

閘河之支分一股向南流者爲其旁溢也塞之及漲
仍抉之一抉一塞歲費不貲苦之者曰禍水也禎曰
此德水也可陂也竭則蓄之泛則洩之得此陂焉不
患水性之不平也于是請于部長捐俸揮贖以購灰
磚椿鐵油麻等料擇日鳩工禎于公餘之暇日往指
撥務根底堅固于下臺堞壯麗于上制非師古總出
心裁不敢師心究竟師水水無深淺以船爲度船之
分量考之以載盡其分量而水有餘也滾而去之盡
其分量而水不足也護而長之其前張左右翼以當

其鋒使不得排陷而入也界之以五洞使不得爭道而馳也復凹進其中流防瀚漫歸一統也堅其兩壁禁噬嚙也唇之以石以咽之而寬坦其喉腹以受之使之一瀉千里得直道而行也行矣復參差瓦礫以敵之使殺其怒不得肆虐于我土也彼噴吐叫號而來忽委委焉望洋而逝不復肆其奔馳而水性平矣名之曰蓄洩陂陂春爲橋以渡輓夫西壁爲廟以祀龍王是役也興工于崇禎八年二月初二日告成于三月二十四日

烈婦葉氏祠碑

禮部侍郎
濮陽人

李廷相

嘉靖甲午三月乙亥通州舊城西觀音堂之東有寔人許紳道卒厥妻葉氏死之其事甚烈震動遠邇大中丞張公嵩中暨州守張公旄而下咸以文祭之侍御錢公學孔上其狀于朝大宗伯少傅桂洲夏公言謂宜建坊以勵風化州民嗜義者施棺及地與紳合葬葬之日男女聚觀無慮萬餘人又爲祠歲時祀焉而張守謂廷相曾備員史氏後宜文其麗牲之碑以昭示四方以不朽葉氏君子謂斯舉也其于國家化

通志卷之七十二
民成俗之意不爲無補法得備書廷相嘗謂天地有大經人道有大閑何謂大經綱常是也是故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猶室廬以居止菽帛以服食斷斷乎其不可無者何謂大閑節義是也是故臣之必死于君子之必死于父妻之必死于夫猶冰之必寒火之必熱斷斷乎其不可易者然是三者夫婦尤爲重焉蓋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人倫之本風化之原可不重乎哉顧世降俗移人心久失雖號爲丈夫者尚不知節義爲何物一遇利害

僅如毛髮比輒反而若不相識然是故臣悖其君子悖其父者往往而是况閨門孱弱之質素不知書而能視死如飴畧無所爲而爲之者豈不尤爲難得也哉今觀葉氏一死之烈足以照耀今古回視丈夫反有所不如矣豈非綱常之巨擘國家之大端也哉初葉嫁神武衛舍人許紳紳任俠不羈舊業蕩然出投所親葉泣而隨之然竟困抑不遂而死葉守尸晝夜哭或饋以飲食衣帛俱不愛有勸之改適以葬故夫者葉愈悲痛用是水漿不入口者十有四日竟死尸

傍嗚呼葉氏一念之正雖當衆閔羣咻之時絕不爲動心肝摧裂血淚淋漓要必至于死而後已是以故貞珉文右不足爲其堅也蒼松翠竹不足爲其節也皓星朗月不足爲其光也六珈象服不足爲其榮也是宜朝廷嘉之諸大夫士重之間閭細民哀慕之至形諸圖書蓋天理之不容泯而人心之所以不死固若此哉葉爲浙之蘭谿人父名欽死之日年甫二十餘銘曰 粵白灝穹維人生焉肇于夫婦萬化攸先世降俗澆罔知節義有克蹈茲舉世爲異烈烈葉氏維

德之柔含貞抱粹誰能與儔故夫不祿暴尸道左俯仰世間一死斯可有衣弗衣有食弗餐吾夫弗覲吾躬曷完日夕待期庶幾同穴用表此心青天皎月惟柳之誅簡而寔華惟黔之被正而靡斜桓鸞刑耳其姜守義凡若而人亦各其志懿茲烈婦家世匪儒氣靈而秀惟順是圖豈曰要名恥事二姓其誰不死得其正命鄉人好義爰葬斯丘生無所歸死復何求有坊鬼鬼有祠世世曰千萬年貞烈之祀

烈婦林氏墓碑記畧

御史馬經綸
州人

烈婦林氏通州人年十七適廩生劉杞芳居恒倡隨以道好聽其夫陳說古先節義事生一女夫卒烈婦哭之慟欲絕粒死而以翁姑及太翁姑年老不忍遽言傷其意每家人進食爲匿少許若飲啜狀而實不以濡諸脰越五日困憊仆地夜半乃甦家人從所匿飲食處窺其故烈婦從容語姑曰婦今欲從夫于地下不克事翁姑及太翁姑矣姑大哭烈婦亦哭姑謂烈婦曰汝縱不念吾獨不念此幼女乎烈婦曰此幼女何恤或家人勿復抱持來前大哭出寢門臥夫柩

傍不起翁姑及諸姻屬累日勸解不爲動仰天嘆曰吾天乎吾天乎素以節義教我我今日惟知節義是適安知其他二十一日竟餓死於是學校具其事上之郡大夫謂潞水二百年來節義時有而其所成就卓犖者前有葉氏今有林氏請旌請祠賜額雙節庶足以彰婦德而挽頽風當事具聞于朝詔建坊旌表立祠祀之烈婦之翁仕期合葬杞芳烈婦于城西新阡屬經綸爲墓記經綸曰烈婦之死也難矣哉從來婦女有戀牀第寵殺身殉葬者又有預慮棲託無所

而憤激自盡者世人具哀之而君子終不予其烈何
故誠謂死不以節義猶爲未得死所也今烈婦之死
也是謂死理匪曰死情是謂殉道匪曰殉名是真足
以愧天下後世之改節負義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不
第女師閨範已也是爲記

恭請視朝疏畧

萬曆二十三年

馬經綸

竊惟萬壽聖節內而齋捧諸司四方輻輳外而貢獻
使臣萬里馳驅皆思一覩天顏以遂嵩呼之願年來
臨朝受賀之日少傳免之日多夫帝王之壽與韋布

不同韋布壽在一身帝王壽在四海故一時肢體之
強健不謂長慶必萬世元氣之完固方稱大年皇上
以爲今天下之元氣何如哉東倭之局未結西敵之
橫方張災異疊報饑饉洊臻有司甘竭澤之漁不足
充邊餉漏卮之費司農殫太倉之積不足實瓊林朽
蠹之藏風俗澆薄月異歲殊人心險怪千態萬狀此
元氣虛耗之日而肢體痿痺之秋也推求其故或者
皇上深居靜攝朝講罕御之所致乎自靜攝以來郊
廟不聞躬祭部院不聞召對密勿重臣借口于中使

通州志 卷之十二
之傳達耳目要職垂首于章奏之停閣神人漸格而
精氣不通上下交疑而脈絡不貫天下傳之外國聞
之其所損者多矣書之史冊後世將謂皇上爲何如
主且靜攝經年日與宦官宮妾相對所聞者悅耳之
音非有典謨風雅之講解也所見者適目之具非有
師保凝丞之糾繩也以此爲靜而實動以此爲攝而
實擾殆非所以培壽命而迓天休也茲當聖節伏願
皇上御朝受賀聯上下之交而答神人之望仍乞復
常朝之禮垂下濟之光或時御講筵以緝熙聖學或
間召閣部以商畧時政將見精神流暢而元氣充實
千萬世無疆之壽皇上實親見之矣

乞優容言官疏畧

萬曆二十三年

馬經綸

頃者屢奉嚴旨旬日間降逐南北科道三十有四人
臣幸蒙恩罰俸供職夫臣何以供職哉臣御史也御
史固諫官又謂諍臣今日乃諫諍之日正供職之日
矣皇上年來厭惡言官動輒罪以聒擾今忽變而以
箝口無言罪之夫以無言罪言官言官何辭臣切觀
言官今日之箝口不言有五大罪焉敢爲皇上列其

狀皇上不郊天者有年曾不能排闥牽裾諍如故典
是陷皇上之不敬天者臣等言官也罪一皇上不享
廟者有年曾不能排闥牽裾諍如故典是陷皇上之
不敬祖者臣等言官也罪二皇上輟朝不御停講不
舉言官第言之竟不能強得之是陷我皇上不能如
祖宗朝之用人矣罪四皇上好貨有癖而御下少恩
肘腋之間叢怨蓄變言官共慮之而卒不能批鱗諫
止是陷我皇上甘棄萬曆初年美政而不克終矣罪
五言官負此五大罪人人俱知慙媿皇上奮然厲精

而以此五罪罪言官之不言豈不當哉柰何所謂籍
口不言者不在此也日者四輔九卿有以密揭救有
以公疏救有以特章救牘凡八上矣皇上不聽閣疏
之懇求也改降級爲雜職則四輔何顏是自離其腹
心也皇上不聽部疏之懇求也改雜職爲罷職則九
卿何顏是自戕其股肱也夫君臣一體元首雖明亦
須腹心以宰之股肱以運之耳目以聞見之今乃自
塞其耳目離其心腹戕其股肱將誰與共理天下事
哉夫人君受命于天與人臣受命于君其理一也今

言官本無大罪阜上一旦震怒降逐諸臣萬一上天
震怒以皇上之不郊不禘不朝不講不惜才不賤貨
爲失人君之職而赫然降以異常災變不但如近年
旱澇之蕭條加以異常禍患不但如倭寇之擾攘皇
上自度能抗天命否耶臣不能抗君君不能抗天此
理甚明皇上獨不白爲之計乎伏乞詳思審處將降
逐諸臣俯從閣部疏請通令還職令其抒忠以補袞
闕庶君德不損清議不淆矣無任激切戰慄待罪之
至

疏上神宗震怒內批出云馬經綸與奸逆報復藉言
申救訕君無上好生可惡憲職重任如何置此奸肆
之畜本該重治姑且降三
級調外任用吏部知道

志曰馬公此疏數十年猶凜凜有生氣想見削牘時
鬼神亦爲泣血矣陸宣公奏議有其剴切無此激烈

書李卓吾碑陰

休寧人

詹軫光

嗚呼此明卓吾李先生墓也先生以死友之誼就馬
侍御于通州及被逮以不可辱而自剄則侍御收其
遺骸歸葬之今其塚巋然其白楊森森然也嗚呼世
無朋友久矣乃有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葬如侍御
也者則千古之友道未墜地也侍御立朝直聲動天

下望而震焉而獨折節先生於師友間則先生可知
已余獲御先生有年先生蓋目余爲小友今已再展
先生墓而茲石依然草莽也嘆侍御不可復作而其
子健順出太史氏所爲題字泣而曰順不肖敢忘先
君子之義哉遂摹勒成而樹之時萬曆壬子之三月
也嗚呼千秋百歲後有景行先生而思一識其藏者
此碑可藉不朽云

祭李卓吾文

祭酒會
稽人 陶望齡

先生沒且塔矣望齡始求以使事出出且哭于塔院
旣而不果月在午日在未於是屬其友人王贊化修
伊蒲之供爲辭以哭先生曰於戲先生獨處獨游獨
行獨語日如辰曦膽如懸瓠口如震霆筆如飛雨萬
螯俄開群萌畢怒或震而驚以忘其箸於戲先生人
謂奇敗敗亦何病蚩蚩者恨自投坑阱從弄笑山謂
山蓋峻山謂弄人子言非正等不平耳隆窪孰勝於
戲先生是亦難言几席之間蚍蜉所屯或窪而川或
凸而巔或墜而攀不能寸分匪居之陂爾見爾聞於
戲先生是亦難言氣聚必墳岡陵峙焉流盛必喧波

濤以奔誰言地夷而靡高原誰云川恬而靡浪翻鳴
呼先生大鵬九萬風在其下目無川陵蒼然曠野平
與非平誰非平者嗟我人斯其知蓋寡如彼立駒而
談駟馬於戲先生荷澤妙門姚江正令法法全真人
人証聖我說無奇爾思不競杜口忘言誰其善聽於
戲先生爾賢爾材尚或靳予心知其然色愉以舞有
大士言吾不輕汝汝當作佛在爾近取爾佛爾聖爾
則憑怒打擲詈罵以爲笑侮嗚呼先生呼牛馬足謂
麀狼題有蹄適五有角非岐命之曰麀胡爲弗疑軒

圃虞田胡爲弗來嗚呼先生民尊厥間若尊其身保
厥是非如守詛盟矢鵠何讐羊蟻何親買寸之爭匪
地匪城於戲先生愛夢憎空吹光斫木塗割匪殊在
亾均理於戲先生已而已矣

告卓吾墓文

詹軫光

先生產于閩海列于燕市收骨于朋友立塚于祇園
天地何寬而不自容詩書何罪而以殺身蓋生則爲
東西南北之人死定作釋迦孔老之侶也嗚呼道已
墜地文未喪天貞石屹然永表茲阡

祭馬誠所侍御

侍御已丑會試
出李九我之門

李廷機

惟公孝友端方忠厚正直有經世之長才而心翼翼
有拔俗之高致而儀抑抑當其出宰而咨諏先達袖
仁贈一篇直步驟古之循良何等政績及擢中臺蹇
蹇謬謬至批鱗一疏獨抗于霆震雷轟之下何等膽
力既謫縣尉猶謀于余曰將往而就職既削籍又請
于余曰如何而修勅渾崇卑齊得喪此又何等見識
也嗚呼乃如之人惟士之特彼蒼者天胡奪之亟自
公問業之歲余卽奇公之學殖及余分校之年公乃

出余之物色甲午會我于靈岩戊戌送我于潞河癸
卯憩我于家園每瀝膽而披肝輒自朝而至晷中無
蓋藏外無緣飾睂宇音容猶可記憶而今已矣夫杳
不可復卽矣而余所痛者世固需才才猶難得人旣
棄遺天亦僭忒此余于公之歿不獨有喪朋之傷而
尤深以人之云亾爲天下惻也公居咫尺躬趨弗克
束帛蕪詞寫我悃悞

弔馬母王節婦文

潯縣知縣

艾友芝

惟靈幼適馬君龍圖操杵日執婦道有內則禮法無

通志卷之二十二
何馬君病篤焚香籲天請代弗愈且卒母年方二十
五子泰甫七歲母不食欲絕嫗諷曰夫死不死在一
孤耳孤如生卽爾夫生之年爾卽從夫死地下子子
之孤將誰適爲命乎母聞稍解強啖糜而謝曰吾不
可死吾其心死可矣早夜敝形垢容坐臥一房不窺
闕外當關白者女奴以次傳終不令一童將命蓋不
惟圭潔其身而庭以外肅如矣訓泰法嚴如父曉夜
孤燈明滅而丸熊畫荻母道亦極周悉令辰佳節未
嘗不嘯吁涕洟旣泰業成爲庠生嫜修好禮士林重

之母顏稍解行年七十三今仲春二日始以疾卒予
初蒞茲土詢俗采風卽知馬母有其姜德數上狀直
指使顏其棹楔曰貞節云因嘆曰地之載物博且厚
矣坤贊其德曰安曰貞母妙齡苦志昧昧晦晦以夫
靈爲命以像爲天夫有子又振振有孫且以文學起
家矣所稱安貞應地無窮者非耶士大夫明詩書知
文義委質王家勢利薰心輒不難俛仰徇世至不知
節義爲何物母以匹婦撫遺孤克昌厥後不殞家聲
非風濤中一砥柱乎嗚呼蘭芬可挹彤管不磨千古

而下邪壬過其墓側可以思矣仰止之衷專致生芻
尚饗

徐文長潞陽小草序

通州州同
陶允宜
會稽人

吾浙布衣稱詩家則曰徐生文長顧生蚤歲已藉藉
聲庠校徒好爲任俠行時爲大司馬所尊禮時則從
酒人飲民間往往走金陵淮揚燕趙地出居庸上谷
間其所題什頗不貲余昔爲尚書郎生時時過余則
爲解榻命酒長吟以至夜分甚驩也亾何余以事忤
權貴意請告南去又以內艱家居者三年尋入謫籍

而文長亦以老歸歸則詩與文盈橐中且以錢之梓
矣余以例補謁同知潞水則文長亦僑居河北相距
纔十里彈丸之地如得一敵國也文長固困窮別五
年窮滋甚余適視之四壁蕭然則爲文長哀而文長
油油殆自如也乃嚴重于戶部王嘉州聞貴陽兩先
生兩先生歌則命文長賡之余讀其新詩捧腹長嘆
曰何物狂生咄咄作驚人語士不可三日別豈謂若
等耶如桃木土梗泛泛何文長持卮酒前予曰郊島
曼卿家無擔石儲詩固能窮人僕倘得與此輩同歸

乎願居貧矣兩公刻潞陽唱和成則又爲文長梓其
詩名之曰潞陽小草夫地有生產亦有流寓徐生之
潞陽以寓言也彼桐江九盤釣臺千尺猗歟子陵不
居然在耶文長其歸理釣絲從嚴先生遊毋使人終
緝爲潞陽徐子云

劉咸仲雪庵初集序

禮部尚書
常熟人

錢謙益

余與咸仲交二十年矣遭逢世故流離跋蹇黑獄黃
土錯互促迫短髮種種尚在人間天南地北如吾兩
人者無幾也崇禎初余免官出潞河咸仲以吏部郎

家居潞河人稱咸仲朝齏暮鹽有今無儲急病讓夷
推燥就濕鄉之人倚爲司命昆弟朋舊連床分榻日
則更衣而出夜則典衣而飲余嘆息告潞人中條山
色蜿蜒數百里內無謂陽道州不可復作也嗣余與
咸仲先後下獄咸仲先得釋來唁余于長安餘生相
見宛如夢寐盡出所著詩文屬余評定予始知咸仲
之詩文乃益知咸仲也咸仲之爲人眉宇軒豁心腑
呈露意中無結轆不可解之事喉間無嗔咽不可道
之語以君父爲天以師友爲命以文章山水爲日用

飲食其爲詩文也亦若是而已詩文之繆備耳而剽
目也儷花而鬪葉也其轉繆則蠅聲而蚓竅也牛鳴
而蠻語也其受病則皆不離乎僞也咸仲之詩文喜
而歌焉哀而泣焉醒而狂焉夢而愕焉嬉笑嘖呻聲
咳呀唾無之而非是也咸仲之性情在焉咸仲之眉
宇心腑在焉世有真咸仲故有咸仲之真詩文其斯
爲咸仲而已矣咸仲命集曰雪庵雪庵者咸仲讀書
之室亦以自喻也詩不云乎何彼穠矣花如桃李此
士大夫之光華說豫得時而向榮者也又不云乎兼

葭蒼蒼白露爲霜此則其蕭索坎壈悲秋而廓處者
也若夫上天同雲雨雪濛濛于斯時也天地閉塞水
澤堅凍非夫孤標異骨獨立而高臥者何足以當之
余將攜咸仲之集歸乎江南釣拂水之漁灣臥松江
之蟹舍天寒歲晚孤舟篔簹焚枯煨柑咏雪庵之詩
而誦其文不可以樂而忘死乎世無王子猷蘇子瞻
此意誰知之者吾將汎剡溪步臨臯而問焉崇禎戊
寅仲秋

指叅保舉逆案疏畧

崇禎九年十一月

吏部郎中
州人 劉廷諫

臣部題請諮訪邊才九卿科道各舉一人不意忽有薦及逆案者先是都察院左都御史唐世濟揭稱原任兵部尚書今謫戍霍維華遺大投艱之器剽犀截兕之才止因覆疏一節陷入黨錮之中然魏璫造祠不拜面折魏良卿不避權貴此段氣節似難抹殺況當封疆多故經綸巨手豈忍令終老林泉倘弘解網之仁定著勛勩之績等因在案近又復送一揭內稱因貴部諮諏樞督之選各舉所知曾開送原任兵部

尚書霍維華矣昨見荆掌科上疏奉旨申飭逆案不得朦開敢不恪遵乞將原單發回註銷已具小疏檢舉自劾矣此憲臣先後二揭也夫以皇上欽定之案而目爲黨錮天下萬世所共殛之奸而許其氣節曾不思主持三案羅織通朝覆魏忠賢則曰茅土尚覺其輕覆魏良卿則曰加九級至太師以酬其績此欽案中所明載者而曰不拜生祠不避權貴何其舛也邪正之辨在一時者猶小順逆之關在萬世者甚大憲臣失言不應如此其極矣

通州兵憲王鐵山晉山東大中丞序

劉廷諫

上御極之十五年夏四月命通州道臣王公以都御史出撫山東其通道之屬爲通爲武爲河爲滸合四郡邑守令長皇皇排闥而謁劉子之庭曰君知今日之人情乎其自士大夫而下諸郡邑父老子弟不約而至者千人呼聲震山谷擁馬首不得行云將伏闕借寇君何策以處于此余曰此余所誓也苟得藉輿情以上回天心敕我公爲通撫幸甚且士大夫父老

子弟之所以留公與公之不忍去乎士大夫父老子弟者子大夫試爲余言其畧于是諸君縷縷言以爲在守令則言守令守令之職惟牧民而守令之民惟公是牧屬毛離裏而出入于懷靡不至焉夫兵與民之不可共處久矣往中使未撤時兵常譟自是驕不可制毛擣斲養白晝橫噬人得公而威以著恩比閭夜不鍵戶而宿而士安于伍陸運之役米豆騰貴縣官公給不足分什一剗肉醫瘡死迹相半得公而力請如部商之例尺則尺寸則寸而民歡于野厨傳歸

于官辨物價等于齊民一切出納榜于四境不至以射覆之故而有桃殭之代也得公而市無擾漕儲凍阻借力于民者以萬石計酌其遠近多寡而次第之得公而勞無怨旱蝗相繼年比不登三日而飽半菽併裳而死比比也得公而推食食之日就食者以千計積冬春所全活以數十萬計而歲無災法之敝也無罪而繫丞倅皆可以殺人得公而訟無留獄無寃狼胥虎卒飛而食人昔所謂百金易字千金易辭雞犬望青衣而却走于今爲烈得公而犀然而霆擊而

飲恨吞聲之氣以舒此微但士大夫父老子弟不可一日離公卽公之嘔心瀝血汲汲乎盱不餐宵不寐者亦不能免士大夫父老子弟于懷也余不覺憬然惕躍然起進諸守令而言曰余有以知子大夫之素矣子大夫誠念此一方民而思爲之所則莫若心公之心行公之政凡公之所舉勿得而格也公之所廢勿得而復也在魏西門豹引漳溉鄴其君聞之祝曰吾之臣安得盡如豹其人者而用之黃次公爲潁川耕桑節用叅考陰伏奸人去如宅郡三老力田有行

義民皆向化而問其治不過日奉其典型不敢有二而已于大夫以惠此一方之至情推廣我公數十世之德意則是子大夫之民公固日日爲之牧畿以東猶之在齊山魯水間而公提長劍銘岱嶽亦猶之進畿東士大夫父子弟于懷而咻噢之也子大夫其歸告諸父老子弟勿戚戚也諸君唯唯余乃編次其言藉手以獻

國朝文

通漕濟河疏畧

順治十四年三月

雷一龍

從來河道通則遭運行河道塞則漕運阻臣愚以爲欲立通漕之法先查濬河之要夫黃河決口旣塞轉東南數百萬之粟以濟軍國急需者惟運河是賴彼淮徐之界有董口濟汶之界有分水口張湫有沙灣口天津有綿花口諸口修築不固運河必有衝決之患而糧船何以通行則河口之關於漕運急宜乘時修築也又蓄水則有昭陽湖南旺湖安山湖出水則有鄒滕曾汶諸泉皆足以濟運河之不足第時久事異不無奸宄盜種湖地壅遏泉源以致湖洩則河涸

泉竭則水枯運河必有阻塞之患而糧船何以通行則泉湖之利于漕運急宜乘時疏通也又如夏鎮南旺臨清各有閘座皆積河水以通漕運近者天津河西務一帶泥沙漸積堤岸未修糧船到此臨時挖淺掉拽愆期悞運皆由于此卽石壩裏河舊有五閘堤岸各工未見繕修完固故閘已廢啟閉無時以至大通橋糧船每多延緩宜令該管各官查勘河道淺者何處深者何處緩而有待者何地急而必修者何地挑淺就深移緩趨急下後糧船庶可通行也臣請勅

下該管諸臣查勘某處淺阻當挑某處衝洩當築閘壩堤岸時加修理泉流湖口倍宜疏濬天旱則蓄積之水澇則開導之務期有裨漕運逐一詳明造冊奏報至于催趲巡防稽核錢糧禁治豪強盜種湖地河灘等弊律例固在臣無容贅言矣奉

旨該部議奏

任君聘年譜跋

里人苗培藏錄

本州朱貢生

麟字卜年

古人之有年譜大都自其子孫或他氏爲之于刻石於生平撰述于史跡其行事咸有徵驗然揣摩影響

論次失實者亦已多矣今觀先生所自爲譜一時無赫赫名而事後嘗見思官不至貴顯而語言行誼粹然皆可爲後世觀法筆之書而弗作言出於口而天下信之然則先生所自爲譜顧不足以傳乎先生歿僅閱月其長孫晉錫補宣鎮弟子員來京師述其父格菴之命請予一言誌其後予因爲約畧評隲俾後之攷人物於鄉者有取焉

燃燈佛舍利塔記

藏於潘淑家里
人苗培搜錄之

江南華亭庠生朱

溶字若水

古燃燈佛舍利塔在州治西北當學宮之北隅凡十三級高二百八十尺座高百二十尺周百四尺宇文後周時建舊志謂唐貞觀七年者非也明某年間掘地得廢碑云有鐵矢著其上爲楊彥升所射今世俗喜道此語予往視蓋循塔極而下分爲觚者八當觚處建甍甍若鷗吻其上以其高危易墮也隱以鐵柱柱持甍甍內歲久剝落鐵柱出遂謂若矢耳又云修于元大德中者爲佳持月潭最后海淵湛堂修之明成化二十年文珍及李昇等又修之本朝順治間

塔益圯毀衆莫能治久之老僧來曰遲我耶故明
時有語我者緣乃今至矣遂始以康熙庚戌月正而
訖功于是年之十月約其費二千金又以餘力並塔
築廊室蔭學道者又冶銅爲鐸周塔上下聲可聽或
風大作疾霆甚雨駭電則鐸聲益奮聞者咸心動震
怛云

通議大夫知通州事加五級吳公政蹟碑記

杜馨

漢時循良最盛獨以河南守吳公爲治平第一其政
蹟必有卓爾不羣者惜乎史莫之傳也 本朝吳公
殆駕古人而上之何也古今之循吏同而所處之地
所治之民與所行之政則不同潞河爲 京師左輔
水陸要衝地之難處甚于古矣旗民並居五方雜集
民之難治甚于古矣且 山陵接壤 警蹕時臨則
有供億之繁舟車絡繹冠蓋相望則有委積送迎驛
傳之擾政之難又何如古也自非才德過人肆應不
匱鮮能勝任而愉快者公則恢恢乎遊刃有餘矣公
殫心教養救患恤窮舉利除弊可無記以傳久遠乎

嘗竊跡其莅政以來舉觀風設義學賙貧士施粥湯
以拯流離給棉衣以救凍殍當風霜粟列之日所全
活以數萬計而且斥牧馬于考棚還學宮之隙地餼
廩時給則寒素沾恩衙規肅清則吏胥歛手聽訟則
剖決如神也征糧則鎔銖不染也橋梁則積弊悉除
也施棺藥則廣生死利濟之仁開義塚則棲遐邇無
歸之魄也白寃婦則伸九泉之抑鬱而奸回不漏網
也倡率同官勵精圖治種種善政何勝悉數而尤著
者則莫如重修學校新刊州志之兩端自地震之後

明倫堂及齋室大門傾圮無存督學講藝于蓬樞蔓
草之中賓興鄉飲于瓦礫泥沙之際公下車謁廟
觸目心傷慨然謂紳士曰明倫堂乃教化根本之地
可諉之荒蕪乎捐俸首倡而三佐兩廣文暨紳士商
民一時鼓舞踴躍樂助者若而人于是鳩工庀材不
日落成創二十餘載頽廢之學宮卽以振數年來不
絕如綫之科目栽培之力何大也州志刻于明嘉靖
間迄今一百六七十年剝落幾盡公修輯文獻登之
梨棗發既往之幽光垂將來之模楷化民成俗之志

通州志 卷之十二
何遠也則公之治平爲 本朝第一而超軼古人之
上也豈不信哉抑學宮之修也前有閻公于公皆由
州守晉開府加宮保今吳公茲舉較前人而光大之
吾知擢任督撫其所措施必更有光大前人者 先
師靈爽在天其默相之矣通州人士皆曰願刻公政
蹟于碑俾後之邇治平者有以考也于是乎書公名
存禮字謙之號立菴錦州貢士

詩類目錄

明詩

秋日早朝

岳正

南郊禮成

岳正

東湫雜詠

岳梁 正之姪孫

通州署中雜興四首

刑部尙書
太倉人 王世貞

過通州城

王世貞

開平王廟成應制

劉子華

過通州

驗封郎中
公安人 袁宏道

夏至後二日馬歷山園池小集

李贄

送馬誠所侍御

李贄

小隱亭

馬經綸字誠所

登張灣里二泗道院高閣

太常丞臨川人湯顯祖

督修通惠閘壩紀事

工部郎中陸基恕

通惠河署十二景

夔圃釣鮪池靜觀堂餐霞閣
柳蹊大士龕

俯鑑軒

浮屠對峙亭

棗林

尋樂亭

小西湖

湖堤茅舍

選二首

夔圃尋樂亭

陸基恕

冬官行署八景

內大士龕詩未選

吳人許啓洪

字任

工部郎中吳人

徐懋曙

字映微

御史州人

楊若橋

灤邑八景

八首

無名氏

感灤邑有作

無名氏

通州八景

八首

戶部郎中江夏人

周之翰

潞陽秋思

戶部員外

吳維東

禮然燈塔

吳縣人

葛一龍

感憤詩爲卓吾師作

四首

方時化

過卓吾師墓

丘坦

弔馬侍御墓

丘坦

登通州城

宛平人
檢討
丁乾學

牧羊臺

劉廷諫

文昌閣對雨

劉廷諫

七月十五夜泛舟里二泗

劉廷諫

雙節詩

劉廷諫

國朝詩

弔李卓吾先生

流寓孝廉

王業昌

字長公

八景詩

八首

戶部坐糧廳二部郎中漢陽人

江藻

字魚

八景詩

八首

通州知州

吳存禮

字立菴

八景詩

八首

通州訓導

戴璿

字玉齋

文昌閣

滄州學正

吳邦翰

字宗公

八景之四

吳邦翰

秋日過卓吾墓題碑陰

釋掃雲

通州八景歌

蘇州府長洲人

陸茂騰

字震則

通州八景之五

浙江錢唐人

黃扶風

字胥上

過卓吾師墓

吳存禮

通州八景詩

八首

通州學正
深州人

尹澍

字霖生

登文昌閣

尹澍

李卓吾先生墓

尹澍

詩類

明詩

秋日早朝

岳正

五漏蓁蓁微曙樓千官俯伏拜宸旒星河影動龍墀
曉風露涼生虎陛秋玉節徘徊仙樂奏金爐縹緲御
香浮小臣謬忝鷓鴣序浚愧無才贊大猷

南郊禮成

岳正

午夜祥雲繞太微聖明開運六龍飛簫韶饗帝聲容
麗玉帛來王曆數歸寶幄天光臨負辰金輿春色映

通州志 卷之二十二
垂衣微臣幸覩唐虞際三祝堯年仰曙暉

東湫雜詠

岳

梁正之
姪孫

關地宜藏拙求田喜放晴步隨身共健心與跡俱清
逝水調琴奏臨臯聽鶴鳴桑林應有話寄傲倚軒楹

通州署中雜興四首

王世貞

潞河高望白雲翔濁酒殘花與未央總道除書同逐
客何妨抱案且爲郎鬼神元自饒宣室魍魎那曾止
瘴鄉散地陸沉無不可于今孤匣捲秋霜

隱隱鳴笳萬木秋聊從騁望一登樓野夫獨坐同青

眼何物窮途能白頭睥睨秋山寒塞色帆檣北斗掛
河流誰言尺五瞻天處極目浮雲迥自愁

似聞天地厭縱橫幕府秋閒白羽聲一嘯玉關迴萬
馬長驅滄海失千鯨清時豈少安危計薄祿誰論去
就名好買吳船春水發向來農圃未須輕

疎風故裊挑燈坐落月猶窺擁被吟不謂文章真貴
汝自緣客鬢轉關心千秋未肯隨揚馬五岳那能訪
向禽稍待著書辭祿後細分殘日與叢林

過通州城

嘉靖庚戌之變家
大司馬曾增築之

王世貞

通州志 卷之三
日落盧龍秋色哀連城百雉此雄哉中原地劃烽烟
近北斗天迴王氣開淮海帆檣飛餉集期門金鼓射
生來一丸曾效封函谷今日誰論保障才

開平王廟成應制

劉子華

揮戈十載定河山忽報星沈易水灣馬首西風旌旆
捲天涯落日凱歌還功成楚漢興亡際名在韓彭伯
仲間聖主思功心獨苦黃金直欲鑄真顏

過通州

袁宏道

白舫綠油扉多時夢亦稀浪中丹雉見郭裡水禽飛

古寺荒何代空楊瘦十圍四年一帶水三度斷腸歸

夏至後二日馬歷山園池小集 李 贄

只在此通州居然足勝遊清陰迷釣叟曲水繫荷舟
麩細非燕麥茶香是虎丘今宵有風雨我意欲淹留

送馬誠所侍御

李 贄

訪友三千里讀書萬仞山風來知日煖雨過識春寒
剪燭前窓叟寄身蕭寺間今朝柱下史實度老瞿曇

小隱亭

馬經綸

愁上大人賦歸來隱草亭延年有藥裹永日對茶經

薜荔風鬚滿葡萄露乳浚招尋須舊好披豁小滄溟
登張灣里二泗道院高閣
湯顯祖

弭舳聚氤氲躡鳥凌暉皎旅積方此舒波情亦增繞
榛丘亦蒙密重關思窈窕况此羽人居青熒滿幽眺
雙扉永平直層樓迴飛矯陵岳翠西蠹河渠白東森
幢檣密林樹伊優軋魚鳥封畛四如畫岐術紛可了
非經灞陵役復異河陽遶如何帝鄉雲悠然映江表

督修通惠閘壩紀事

時萬曆丁未孟秋大水潰決蓋百年來災異也余身

親畚鍤云

陸基恕

孟秋未刈菽淫雨遂濛濛百谷走波濤涯涘同浩汗
險寧在江河安流成急湍崩圯動盈望平陸皆汜瀾
通惠猶襟喉所司惟水官四載不可求畚鍤致力難
束薪負羣趨木石紛如攢微物感奔衝坐使精誠殫
幸繳九廟靈庶無魚鱉歎

通惠河署十二景

選二首

陸基恕

矍圃

昔人存故典為圃但空名白羨閒雲到青鱗細草生
罇罍聊寄賞鋒鏑不須鳴自愧無長策誰人致太平

尋樂亭

小亭叢草木適意不求多一徑堪容膝三杯可放歌

影斜欹日月陰密翳藤蘿坐處天機觸鳴絃韻轉和

冬官行署八詠

內大士龕
詩未選

五松堂

壁畫五
松故名

許啟洪

劍吼虛堂向酒呼斗橫四壁月同孤應多爽籟傳秋
至可有陰雲度鶴無滴墨欲飛看點翠撫琴齊響映
冰壺愛松何必陶潛癖且署秦封五大夫

前題

徐懋曙

載筆誰從泰岱遊堂虛謾謾意先秋數枝幻出千年
勢一室居然萬壑幽風雨無聲臨檻落蚪龍紛影接
杯浮懸知孤操人難及戲寫秦封壁上頭

非舟閣

許啟洪

陸居非屋閣非舟林木依依負郭幽隔岸柳烟兼鳥
亂覆簷碧蔭傍人流載來明月雲為渡攬去青霞水
作郵恍似瑤池清夢裏仙郎夜夜向槎浮

前題

徐懋曙

層樓高處更啣盃為傍漣漪樂事開百雉晴光飛四

座萬家烟火映三台浮雲坐斷遊魚出明月歌殘獨
鶴來幾遍登臨愁賦就應憐王粲故多才

濠濮間

許啟洪

曾分半榻濮間留不嘆無魚但把釣樓引泉光連月
度波餘秋影向杯浮葛衣並許追投轄水部何妨誤
枕流葦岸風來香似芷蘧蘧一蝶化鯢遊

前題

徐懋曙

莊惠當年濮上遊情深秋水復何求祇今使者行吟
處翻似名人濯錦流荇帶橫斜魚濺沫波紋容與鷺

尋儔公餘漫譜林泉句清沁詩脾韻欲浮

西爽軒

許啟洪

寒雲抱影伴軒過分得公餘共放歌花意欲隨香氣
遠冰心常在月明多魚遊曲檻浮青藻鶴舞鵬欄映
碧莎聞說西山多爽氣朝來較此竟如何

先月臺

徐懋曙

片片光浮夜不殘排空誰得借靈翰臺因媚月三方
盡月却侵臺百尺寒豈是冰壺堪洗魄應知秋水半
如官憑虛眺處峯頭小爲倩金卮帶醉看

嬰圃

楊若橋

長楊漫自較星攢小圃方彎秋月寒塞上幾人能徹
札幕中今日却登壇武臣多不嫻文事冬署而今備
夏官聖主久開磨閣待銘功何必鷄鷄冠

栢蔭

徐懋曙

庭前奇樹鬱相望虛影參差勢欲翔覆午旋教終日
翠經秋不共萬花黃名傳漢殿晴飛雨望重西臺氣
帶霜移置冷曹應有意憐余同耐歲寒長

灤縣八景

無名氏

巽宮喬木幾經年遠送風聲入耳邊雨潤新枝還密
密月明疎影自蹉蹉浮雲棲老南柯郡餘澤沾濡泮
水泉憶昔栽培深有意花黃催客上青天

泮宮古槐

峻嶒塔頂出雲端舍利光搖貝殿寒寶炬夜然星燦
燦金鈴初動玉珊珊神鯁護後烟空鎖靈鷲歸餘月
已殘恰憶慈恩當日事芳名題處自如蘭

禪林寶塔

河流汨汨復悠悠欵乃聲中州水秋襟帶萬年昌帝
業朝宗億國拱皇州風帆暮急沙鷗起波影晴涵野
樹稠遙望孤燈明滅處蘆花灘裏釣魚舟

白河漁舟

望入天涯綠正勻幾番風雨壓肩輦爭窮榆莢遙難
辨遮斷桃花半未真飛絮雪沾南浦草晴烟鶯囀上
林春故鄉今亦應如此滿目雲山迷渡津 春郊烟柳

萬斛甘泉吐玉虹金甌纔汲雪花叢瓊瑤分處家家
月龍鳳煎時陣陣風千載餘波承輦轂九秋寒露滴
梧桐清冷定有神蛟宅應作甘霖雨域中 駐蹕甘泉

蒼鷹已去不重回金殿荒蕪盡綠苔蕭鼓聲填惟鳥
噪羽林軍散祇雲徊晴川應識霓旌影寒菊曾迎鳳
輦開當日誰能歌五子至今殷鑒使人哀 瞭鷹舊臺

社來燕子已先知畫棟初辭遠綠陔細雨引雛音上
下輕風匝地羽差池主人應自憐王謝往事誰同憶

戴嬌莫歎飄陵遊瀚海明年春又是來期 長堤回燕

紅蓼灘頭夕照邊西風又送雁南還霜來紫塞聲先

苦雲淨清湘影更連作柱暫時隨錦瑟傳書幾處憶

瑤箋并州亦是思鄉遠數看橫飛入魯天 遠浦飛鴻

感鄴邑有作 此詩雖近俚然嘉靖間舊志載之
仍存以見鄴邑困苦由來已久采

風者宜如
何軫恤也

無名氏

孤城斗大古荒臺墻堞齊腰土霧埋全里地無方寸

業一人身占兩三差幽墳已草名留籍照戶添丁婦
未胎遊釜困鱗終作腐此情誰肯達金堦

通州八景

戶部郎中
江夏人 周之翰

天漢爭誇砥柱雄帝京水際出芙蓉浪傳海上金鰲

勝咫尺蓬萊路可通

古塔凌雲

晴虹百尺抱江孤芳草雕闌賽畫圖明月滿空天似

洗却驚身已在冰壺

長橋映月

鳳彩龍文照碧波春深魚藻傍船多君王不作橫汾

曲錦纜年年鎖潞河

柳蔭龍舟

一脉香分太液池瑞烟晴靄浸玻璃溝中不是無紅

葉自是長門少怨詩

波分鳳沼

誰把旌旗八陣開風雲猶自擁層臺春來細柳垂金

甲疑是君王按轡來

高臺叢樹

層巒一柱插雲霄萬里江山入望遙更欲振衣凌碧

落天風爲我借扶搖

平野孤峯

雲際雙流派自通江淮千里此朝宗已知預定營周

卜灑澗還看二水同

二水會流

禹貢頻年海上來堯封長在薊門臺何須更羨敖陽

通州志 卷之三
景一帶帆檣潞水開

萬舟駢集

潞陽秋思

吳維東

兩度重陽候來登百雉頭五雲天咫尺四海地咽喉
野曠千帆集城穿一水流不堪頻極目搖落薊門秋

禮然燈塔

葛一龍

荒庵留廢塔千祀表峻嶒歲月銷金碧封疆護法乘
宗孫五六祖天步十三登杲杲天邊日長明劫外燈

感憤詩爲卓吾師作

方時化

葉公好奇士所居疑龍窟繪龍四壁間鱗甲森突兀

畫戶恍雲飛晴空如電掣至精感龍寤龍騰掛天闕
垂頭葉公牖乃喪葉公魄吁嗟逐其似其真令人齟

二

曠代多祥麟不與萬族同魯人事西狩麟趾與之從
衆目驚所罕云與不祥逢戈矛翁相同凜然生悲風
嘯喏角犄之舉國傳形容尼父泣掩袂魯人猶自功

三

千將天下奇光鉅那能翳偶然動星文千載發靈闕
無端獻張華含光曾未試風波一相失化去安所寄

通州志 卷之二十二 詩
莫耶匣中泣精感空懸契延津何日合徒悲人間繫
四

層雲蔽白日沉陰結中天颶風亂行塵四顧空茫然
吉甫豈不睿伯奇豈不賢構患何所從哀哀傷棄捐
青蠅營崇朝白璧暗當年涕泪徒沾巾衷情不可宣

過卓吾師墓

丘坦

痛哭西州路于今又五年驚魂終不定苦膽尙高懸
墓碣猶無字園松今過肩無端孤憤泪不獨伯牙絃
弔馬侍御墓

丘坦

天高不可問心折只如迷沉積三年痛今題數字詩
墓門芳草合松逕夕陽遲一掬傷心泪墳前燥土知

登通州城

丁乾學

輕風遠水映簫音倚盡孤城爲有陰無數舟航河上
晚幾村燈火樹中深買魚呼酒長江思望闕看雲旅
客心跳盡山南明月夜渾忘清磬起遙岑

牧羊臺

在州城南傳是蘇子卿牧羊處

劉廷諫

牧羊臺上生蒿草牧羊臺下成官道塊土千年却不
刊行人感慨秋風老胡笳漢月思紛紛多少興亡空

白雲轉訝天公猶缺事此間應有李陵墳

文昌閣對雨

劉廷諫

危樓高百尺暝色入千林
沉澆連虛牖煙波逗遠岑
酒因風力薄秋似雨中深
明日須重過新晴倍可尋

七月十五夜泛舟里二泗

劉廷諫

蚤秋十五潞河邊里二灘頭一繫船
為愛清風消溽暑更憐明月滿中天
濤平千里水如練雲掛孤帆人似仙
有客扣舷解予意朗吟赤壁不曾眠

雙節詩

為汪光緒兩庶母詠

劉廷諫

婆影雙懸澹欲流空聞簫瑟百年秋
期將鳳羽生青塚共臥牛衣了白頭
荻火幾回頻下泪風濤無處不成愁
只今檢點君家事不敢尋常賦栢舟

國朝詩

弔李卓吾先生

有序

流寓孝廉

王業昌

字長公

先生墓在州城北門外迎福寺西其寺久墟
人猶名其街焉先生淹洽博達好使氣故人
多忌之雖然何不為明哲之保身哉
晴煙漠漠柳枝枝墓畔空餘石上詩
可惜俠情化野

炤感人不獨峴山碑
初驚鳥語啼春餘始識先生歸所居今日墓頭青宿
草當年閉戶著焚書

通州八景詩

江藻

字魚依

古塔凌雲

層層碧影浮天外
轟轟珠光映日東
萬里鐘迴潮汐
近千年鶴度紫苔空
秋深禁苑看慈雨
夜靜嚴城聽
占風但到登臨還
北向好憑簷檻拜重瞳

長橋映月

不因烏鵲河邊駕
自見青龍水上浮
持節車騎通曉
夜濟時舟楫趁風流
踏歌步入蟾蜍窟
題柱聲高玉
兔秋漫道去來天
闕迥潞亭如在廣寒遊

柳蔭龍舟

水滿菰蒲綠滿芳
望中烟塢似長楊
細迴錦纜藏新
月深護龍旗透夕
陽萬海波平樓櫓靜
一灣春老露
花香青蓮扶醉何時上
盡待宸遊倚繡裳

波分鳳沼

只溯清波聽晚潮
誰知冰段鳳池消
源從西嶺珠千

通州志
卷之三
落瀉出東華玉一條尙帶爐烟過石壩似傳天語度
星橋九河潤盡分涓滴銀漢年年下碧霄

高臺叢樹

英姿颯颯結燕雲築就高臺氣不羣自過朔方留壁
壘至今大樹憶將軍神功近欵降王塞帝世無勞
汗馬歎憑弔更饒清晏樂綠陰深處好論文

平野孤峯

曠望郊畿繡畫明巍巍突見此崢嶸勢臨紫塞開東
壁氣壓黃雲拱上京峻嶺豈容豺虎臥高岡只許鳳

凰鳴試看獨立撐天出五嶽雄藩不敢爭

二水會流

通路城邊萬壑運却看二水自因緣神州並帶歸河
海帝宅同符卜澗瀝塞外源來多奮迅域中浪合總
清漣會心晝夜知多少只爲天儲數往還

萬艘駢集

簫鼓殷殷擁楫看帆檣雲集潞河干天風自送梯航
入王會寧愁道路難青雀傍城高羽翼黃龍圍渚靜
波瀾吹函萬國輸將蚤臣力無多帝力寬

通州八景詩

通州知州 吳存禮 字立菴

古塔凌雲

梵音縹緲勢崢嶸
亘古長留天柱名
千里雲霞金頂出
半天花雨石蓮迎

塔下有蓮花臺

影垂潞水探龍窟鈴徹

緱峯咽鳳笙南望江山遙
作鎮光芒四射拱神京

長橋映月

銀河忽駕彩虹來
俯瞰波光曙色開
歷歷清霜晴草木
暉暉皓月照池臺
桂宮若引浮槎客
蟾窟應舒題柱才
吟眺濠梁瑩潔甚
冰心相映即蓬萊

柳蔭龍舟

含烟深翠日邊浮
水殿龍文耀碧流
飛絮月中疑雪舫
垂絲簾外作金鈎
倒移棹影黃鶯閃
飄出簫聲紫鳳留
每荷勤民臨潞水
芳塘錦纜待宸遊

波分鳳沼

汪海遙沾太液光
况當郊甸更洋洋
曉隨鷓鴣趨天仗
暮照旌旗散御香
闕下迴環銀漢迥
城中斟酌玉河長
史書大有民豐樂
日日恩波出建章

高臺叢樹

通州志 卷之十二
何代英雄迹已賒尙遺廢壘枕桑麻幾迴隔隴聞樵
唱猶似當年奏暮笳漠漠烟深喧鳥雀蕭蕭木落捲
塵沙欣逢聖世橐弓矢剩得青葱郊外斜

平野孤峯

郊原曠漭滿蘼蕪秀削芙蓉挺路隅緩步躋攀藏曲
折飛觴登眺賦京都迢臨東塞形逾壯近接西峯勢
不孤莫道小山靈致少去天尺五聽嵩呼

二水會流

百川萬派紀朝宗此亦滌洄鳳闕東塞外浮槎源自

異洲邊飛鷺徑相通晴川草樹雙流合卜宅經營二
水同隱隱如環抱疆索兩城相倚故稱雄

萬艘駢集

梯航萬國向彤廷貢賦由來集潞汀風正帆懸雲際
落瀾翻檝駛日邊停舫依蘆荻千層白簾捲巖巒一
色青沽酒醉來齊唱晚扣舷聲徹度滄溟

通州八景詩

戴璿

古塔凌雲

嗟峨差與舊時同杖履危行七級中人世幾回旌鴈

德山川鄭重啓龍宮燈光普照三門外法座中藏八
面空更喜峯頭纜尺五九天閶闔一時通

長橋映月

坐聽橋頭逝水過漸看皎月出銀河十分夜色侵江
面一派濤聲入耳窩舟子熟眠圍綠柳石狻環立長
青蘿烟波遙望三千里信是長空月影和

柳陰龍舟

水際濛濛風正柔氤氳淑氣上龍舟曾經問俗停
華輦幾見勤民駐上流長夏濃陰分柳色滿江瑞靄

護

宸遊丁寧陌上還培植不是河橋送別秋

波分鳳沼

河流來自液池邊一帶寒波清且漣仍是玉泉山下
水依然禁苑沼中烟青漪自送扁舟往綠柳長隨斷
岸眠若得仙槎隨博望窮源只到月中還

高臺叢樹

峻嶒已自別凡臺况復喬林絕頂栽翠樾百年邀駐
蹕雲霞千載共崔嵬非關宇宙英華發信是乾坤淑
氣催假使當時靈運過應將蠟屐踏蒼苔

通州志
卷之二
平野孤峯

孤峰巖崿鬱龍葱地愈平
夔山愈崇出郭益知天影
濶倚巔遙敵海潮雄最宜
暢飲舒狂客尤好偷閒話
野翁絕景登臨堪極目
帝城高在五雲中

二水會流

不有天工亦愛水每將好
景集川流數株老樹橫崖
發幾個輕鷗傍水浮斷岍
任時分峭壁寒沙湧出敵
危樓夜深漁篴知何處
燃竹中流幾小舟

萬艘駢集

江干落日帶殘暉賈舶遙
隨返照歸岸岸帆檣依柳
榭舟舟漁火對柴扉宿沙
鷗鷺驚人遠出海雲霞隔
浦飛信是河山襟帶處萬
方琛貢不相違

文昌閣

吳邦翰

衆望因高盡登臨近五城
暮雲籠碧落初日掛朱甍
井井花田合山山鳥陣橫
夜來高臥處前後聽榔鳴
通州八景之四

吳邦翰

何年雄勢鎮燕州唐代遺
踪碣石留遙識摩空風雨
際層層搖落碧雲秋

古塔凌雲

一灣帝澤含秋影兩岸天風跨采虹月落年年人跡
古往來疑在畫圖中長橋映月

繞郭溪光散落花溶溶流出帝王家秋來天水渾無
際星月常浮漢世槎波分鳳沼

斜陽一望暮雲平峭聳奇峰挂帝城返景若憐詩眼
癖常留夕照助雙明平野孤峰

秋日過卓吾墓

釋掃雲

古道苔封自諳程焚書倍讀憶先生獨憐死後人爭
羨却怪生前世上情

通州八景歌

有序

蘇州府
長洲人

陸茂騰

字震
則

八景詩名作如林余不文未能屬和聊賡長
歌髣髴堯衢擊壤之意云

層霄拱峙鳳闕東地維永奠天柱雄光芒曉映海日
紅星垣咫尺呼吸通古塔
凌雲長流俯聽聲淙淙潮頭月

湧萬象空凌波欲渡驚睛虹皎如人在水晶宮長橋
映月

垂絲百尺颺青葱往來鼓柁如遊龍檣帆只在潞河

中橫汾不數漢時功

柳蔭
龍舟

萬斛泉飛萬疊峰盤旋紫

禁流丹楓九千河潤膏澤濃波光靄靄香烟籠

波分
鳳沼

駐軍築觀旌膚公參差敷蔭萬綠叢干戈載戢珮瑤
璫黍苗陰雨多芄芄高臺叢樹郊原秀挺削芙蓉雲霞披

拂開心胸步巔隱隱聞呼嵩瑤函未啓佇堯封平野孤峯

百川萬派都朝宗雙流如駛沛八紘中有蘆荻招飛

鴻洲疑白鷺羣相從二水會流京坻寶庾萬方同舳艫爭

赴如趨風扣舷唱晚雜漁翁高歌帝力徹蒼穹萬艘駢集

通州八景詩之五

浙江錢
唐人
黃扶風
字盾
上

古塔凌雲

燕山王氣望中收秀出芙蓉天際浮聳拔雲霄參帝

座巉巖金碧亘丹丘聲連萬鐸風光曉影落千門樹
色秋遙扼京華形勝地潞陽砥柱障安流

長橋映月

長河匹練瀉流泉縱步高空靜夜天雲澹蛟龍潛窟
穴波明星斗落潺湲石梁露冷層坡滑碧澗光寒素
影圓一自垂虹傳此地幾人領取月娟娟

高臺叢樹

指顧山河帶礪中潞陽何處覓遺功勳名尚有層臺
影事業惟留幾樹風綠蔭殘基催落日黃塵抔土鑿

高穹銷沉自古悲離黍莫問當年壁壘雄

平野孤峯

郊關極目坦無岐忽起層巒鎮地維北控薊門懸鎖
鑰東連遼水定邊陲白雲閒起春光好青靄高迎霽
色宜屹立雄籓成隩壤平疇千里寄安危

萬舟駢集

天開畢昴古神區歲歲榜航盡海隅吳楚雲帆齊國
賦荆揚水舶會王圖汀蒲綠引千檣集岸柳絲牽萬
楫俱坐控河津來禹貢琛球孰敢後艍餘

過卓吾師墓

吳存禮

世無卓吾師天地苦蕭索如神龍難馴如鷺鳥難攫
徹蹤視功名塵寰等糟粕讀書萬卷餘文成風掃萍
悠悠幻泡身何用多束縛生寄與死歸放眼皆娛樂
徘徊瞻墓田浩氣猶磅礴月明潞水濱華表來飛鶴

通州八景詩

深州尹澍字霖人

古塔凌雲

峻嶺秀聳盡天雄習習鈴聲冷御風倒影白河翻浪
湧碧波高映佛燈紅

長橋映月

長虹百尺卧城西水影天光雲影溪多少石狻旋兔窟往來人踏鏡中梯

柳蔭龍舟

楊柳青青翠欲浮堤邊錦纜繫龍舟春深碧沼恩波近定擬君王壯勝遊

波分鳳沼

何處清漣入潞河遙知太液散餘波芙蓉浪起香風暖春水潺潺禁苑過

高臺叢樹

忽聽依依鳥雀哀迷離烟樹夕陽開前朝戰壘英雄古此地空餘舊將臺

平野孤峯

層巒突兀一峯孤幾抹晴嵐入畫圖漫道平林無限景千秋屹立佐皇都

二水會流

二水發源勢並雄朝宗此地亘西東雙流灌玉如環抱可卜當年漚澗同

萬艘駢集

天際沙明帆正懸
翩翩遙望影相連
漕艇賈舶如雲集
萬國梯航滿潞川

登文昌閣

尹澍

文星光聚插蒼穹
臨水層樓映遠空
岸柳若連一色碧
庭花不斷四時紅
漁歌飄緲飛簷外
帆影參差玉浪中
桂籍年來頻注記
好看多士乘長風

李卓吾先生墓

尹澍

高踪矯矯挺非常
碓露歌殘枉斷腸
賈禍原由羞曰髮
捐軀應悔悞青緇
孤村暮落三更月
荒草風吹一夜霜
莫頌當年絕命句
塚前桃李慘無光

吳存禮曰詩文自遼金以前弗可考矣近代著作繁興幾於充棟不可勝載今特擇其有裨於政事風俗者錄之他若文以人重或人以文重雖登臨遣興之作亦間採焉要以備一州之文獻不濫觴不荒畧以俟輶軒采風民隱因之上達耳非直曰曲終奏雅取悅于耳目間已也

通州志畧原序

通州舊無志嘉靖乙巳冬南海東明汪君

名有執

來守

通州動稽往牒以軌物範民爰問州志于吏椽吏椽

曰不知也問之里胥里胥曰何謂志也訪之鄉士犬

夫皆曰此吾鄉缺典也汪君詫然曰郡縣必有志徵

一方文獻也匪志胡徵匪徵胡信志胡可少哉乃謀

之州佐張君仁施君天爵相與議于學正張君應端

司訓劉君從諫何君世熙鞏君有年僉曰是誠不可

無也適余以制家居相與謁余而請余曰志古史之

通州志
流也事則該乎古今文則資乎考質義則存乎鑒戒
非博學能文而具藻識者不能也顧予何敢汪君與
衆固請之辭不獲乃延郡庠生吳邦重蔡天祿馬遂
王宗智張德元因弘治間州人周通所創舊稿相與
蒐羅考訂而當代之事汪君則檄之六椽咨之列司
牒之屬邑坊里鄉鎮則令義民王紳徧詣訪之經始
于丙午冬至丁未十月再稿甫就予時服闋奉詔而
起汪君遂索藁申之巡撫東穀孫君巡按雲竹王君
皆曰可卽就梓矣走書屬余序之余實非能志者而

強勉應事方欲表見已意敢以不文辭印竊惟作天
下之事本乎機而成天下之事存乎會機以動之會
以合之古今之所有事率由是也通州自秦而上地
隸幽燕未有建置漢初置潞縣金陞爲通州上下于
百餘年雖代有沿革而天文地理之顯設物產人事
之形見班班有之莫爲紀焉則事往卽亾間或散見
他籍亦不能存什一于千百矣國家建業于今百八
十餘年成祖定鼎幽燕通州爲畿輔首地四方舟車
輻輳禮樂名物視他郡爲甲焉典守者不知凡幾然

皆隨時以就功名得遷而去視其官若傳舍然州志未聞有問之者問則作作則傳矣汪君以周易魁嶺表筮仕維揚之海門縣以循吏稱乙巳吾通知州員缺銓曹以其地當天下要劇重惟得人乃擢汪君而任焉汪君爲政凡事務求其本下車首以志書爲問而一時詢謀僉同翕然舉事甫周歲而藁成茲不爲地方一大機會耶然事莫難于創始而美則待于續成茲舉也荒採于往昔者漏遺實多掇拾于聞見者疑信相襲博雅君子後必有作之者故名其書曰志畧尚有待焉是爲序

嘉靖己酉仲春朔日賜進士第嘉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郡人楊行中書

同治時吳縣人徐許中書

徐許中書字伯玉

吳縣人

